

* 硬汉私家侦探系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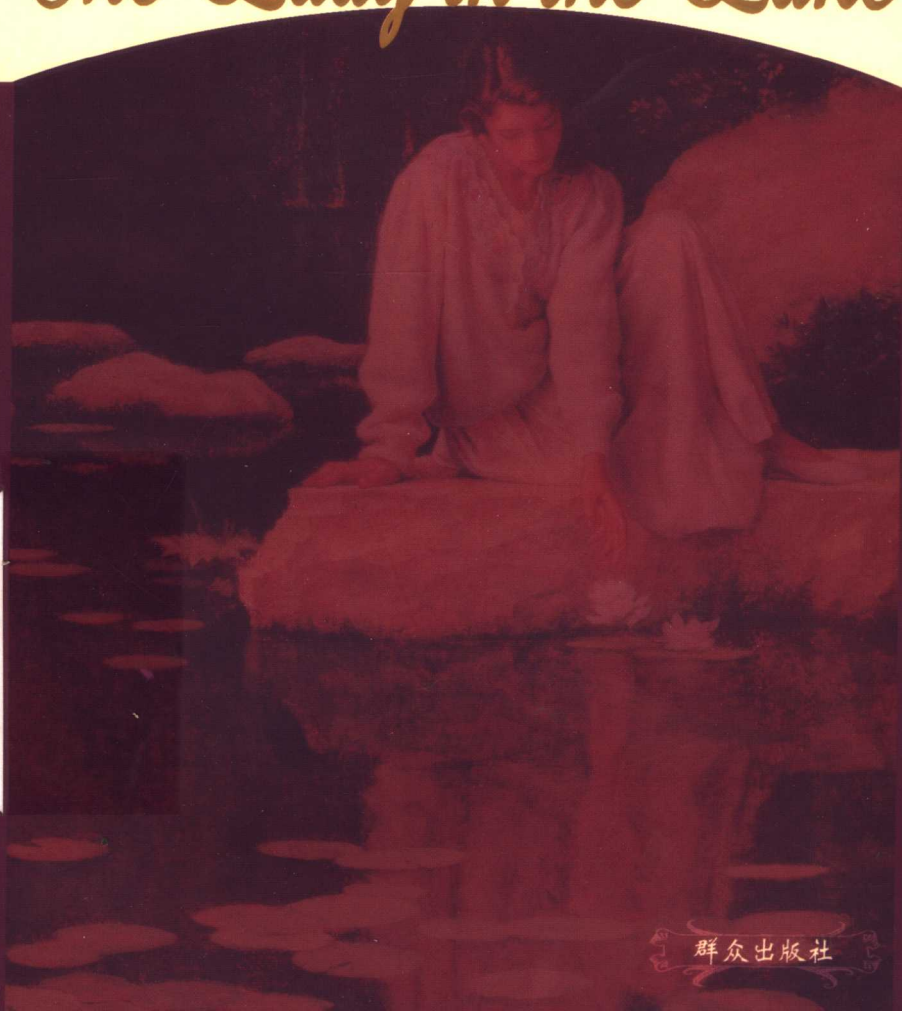


波动的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Raymond Chandler

持 译

The Lady in the Lake



群众出版社

[美]雷蒙德·钱德勒 著

持健译

The Lady in the Lake

波动的身

RBJ 24/02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动的身 / (美) 钱德勒著; 持健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4

(硬汉私家侦探系列)

ISBN 7-5014-3413-1

I. 波… II. ①钱…②持… III. 侦探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917 号

图字登记 01-2001-4670

波动的身

硬汉私家侦探系列

著 者: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译 者: 持 健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13-1/I · 1447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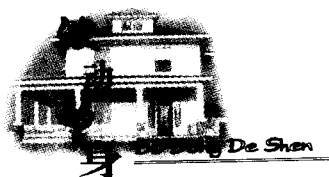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特莱洛尔大楼从前是在奥列佛街的西侧，接近第四大道的地方，现在也还是在那里。这幢大楼前的走道是用黑白相间的一块块橡胶板块铺成的，现在，他们正在把那些橡胶板块拆走上交政府。一个面色苍白、没戴帽子，看起来像是大楼管理员的男人在看着他们干活儿，显出一副非常不忍心的样子。

我从他身边走过，经过一条排列着各式商店的走廊，进入了一个非常宽敞的、由黑色和金黄色调装饰的大厅。吉尔雷恩公司位于七楼的前面，隔着两扇铝合金包边的旋转玻璃门。他们的接待室里铺着中国地毯，墙壁被刷成暗淡的银灰色，家具既难看又做作。房间里摆放着一些装有底座、清晰闪亮的抽象派雕塑，角落里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的陈列柜，在那些层叠突起的闪光玻璃上面，似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设计别致的瓶瓶罐罐。那里有一年四季任何场合都适用的护肤品、粉饼、肥皂和卫生间用的清洁水。有的香水被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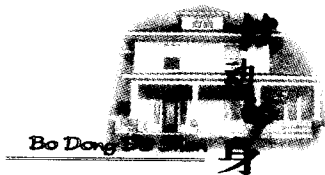


又细又长的瓶子里，似乎一口气就可以把它们吹倒。还有的香水被装在色彩柔和的管型小瓶里，外面打着玲珑可爱的蝴蝶结，活像那些上舞蹈课的小姑娘。那最最精华的部分似乎是装在一个矮矮的琥珀瓶子里的那一点点朴实无华的样品，它位于人们视野的中心，独占了相当大的空间，上面的标签是：“吉尔雷恩·里盖尔，香水之最”。那是绝对值得一试的上品，一滴下去，犹如甘霖洒满全身。

在远远的一角，一个个子小巧、身材匀称的金发女郎，坐在一个小小的电话接线机后面。她把自己置身于栏杆的后面，仿佛是要远离危险地带。在一张和那些门平行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瘦瘦的女人，她桌子上倾斜的名牌告诉人们，她是“艾德林·弗罗姆赛特小姐”。

她身上穿一件铁灰色的西装，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系一条稍浅一点的男式领带。她前胸口袋里露出一条折叠着的手帕，那棱角之锐利似乎可以用来切面包。她戴了一条项链，此外周身再无其他首饰。经过打理的、带着一点波浪的黑发从中间分开松散地搭在肩头。她的皮肤呈光滑的乳白色。那对眉毛显得相当的严厉，下面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似乎会变得亲热起来。

我把我那张角上不带冲锋枪的简单名片，放在她的办公桌上，请她让我去见戴姆斯·金斯利先生。



她看了一眼那张名片后说：“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事先约定的话，想见金斯利先生是很困难的。”

对此我无法争辩。

“您是做什么的，马洛先生？”

“我的职业是私人性质的。”

“我明白了。金斯利先生认识您吗，马洛先生？”

“我想不认识。他可能听说过我，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从马基警官那里来的。”

“金斯利先生认识马基警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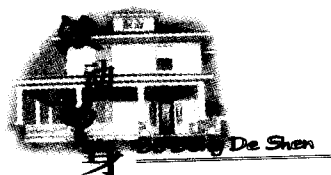
她把我的名片放在一沓刚刚打好的信件旁边，起身向后靠在椅子上，伸出手来用一支小小的金笔轻轻敲打桌面。

我冲她笑了笑，那个坐在接线机后面的小个子金发女郎竖起她那贝壳状的耳朵，愚蠢地笑了笑。她看上去非常想开开心玩笑，但又不太敢，就像一只初生的小猫，被放置到了一个没人喜欢它的房子里。

“我希望他认识。”我说，“不过，你或许最好去问问他自己。”

大概是为了不至于把手里的那支笔丢在我的脸上，她飞速地写下了三个字母。当她再说话的时候连瞧都没瞧我一眼。“金斯利先生在开会。我一有机会就会把您的名片交给他的。”

我谢过了她，然后走过去坐到一张铬铁架的皮椅子上。这张椅子坐上去比看上去舒服得多。时间一点一点过



去了，房间里一片沉寂，既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出去。弗罗姆赛特小姐用她那漂亮的手指翻看着她的文件，而那只坐在电话接线机后面的“小猫”，无言地窥视着，偶尔发出些声响，并把那电话线接头劈劈啪啪地不断插上去，拔下来。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把一个盛着烟灰缸的架子拉到了椅子旁边。时间悄然过去，我观察着这个地方。这样的摆设让人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可能他们是在大把大把地赚钱，也有可能现在正有一个警察在后面的房间里，翘起椅子顶着他们的保险柜。

过了半个小时，抽过了三四支烟之后，弗罗姆赛特小姐桌子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男人一边笑着，一边倒退着从房间里出来。另一个人一边不断地与他们说笑着，一边为他们开着门。他们互相热情地握过手后，那两个男人穿过办公室，走了出去。而另一个人脸上的笑容骤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样子就仿佛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笑过似的！他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灰色西装，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电话吗？”他盛气凌人地问道。

弗罗姆赛特小姐轻声说：“有位马洛先生来见您，是从马基警官那儿来的。他的职业是私人性质的。”

“没听说过。”这个高大的男人大声说道。他拿起我的名片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向他的办公室去了。随着那扇门的关闭，自动关门器发出了“扑、扑”的声响。弗



罗姆赛特小姐冲我甜蜜而无奈地微笑了一下，我回给她了一个挑逗的眼神。我又吸了一支香烟，消磨了一会儿，我开始有些喜欢上这间吉尔雷恩公司了。

十分钟之后，那扇门又开了。那个大人物戴着帽子走了出来，大大咧咧地说要去理发。他大步流星地走过那块中国地毯，到了离门还有一半距离的地方，猛地转了个方向朝我坐的地方走了过来。

“是你想见我吗？”他吼道。

他身高大约六英尺两英寸，身上没什么多余的肥肉。他的眼睛是像石头一样的灰色，里面闪烁着一道道阴冷的寒光。他穿着一件大号的灰色带白条的法兰绒外套，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十分的笔挺，显露出的那种派头，一看就让人知道，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是的。”我站起身来说，“如果您是金斯利先生的话。”

“那你以为我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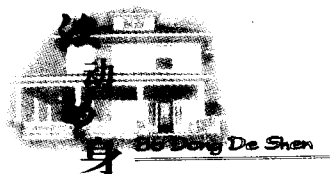
我没搭理他粗鲁的态度，却递给他上面标明我职业的名片。他把名片夹在手掌里，皱着眉头看了看。

“谁是马基？”他气冲冲地问。

“他不过是我认识的一个同事。”

“我不明白。”他说着，回头扫了弗罗姆赛特小姐一眼。她喜欢他看她，非常喜欢。“对于这个人你还能说明点儿什么吗？”

“这个吗……他们管他叫‘紫罗兰马基’。”我说，“因为他爱嚼紫罗兰味的喉片！他是个大个子，有一头柔



软的、灰色的头发，可爱的小嘴用来亲小孩儿最合适。最后一次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身着一套整齐的蓝色西装，脚上穿着一双宽头的棕色皮鞋，头上戴一顶灰色汉堡帽，用一支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抽着鸦片！”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副样子。”金斯利先生说话的声音，严厉得可以把巴西的坚果击碎。

“这没关系。”我说，“我不是靠这副样子吃饭的！”

他倒退了一步，仿佛是我刚才在他鼻子底下放了一条已经死了一个星期的鲭鱼。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说：“我只给你三分钟。天晓得我为什么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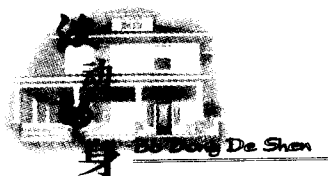
他怒气冲冲地踏着地毯往回走，经过弗罗姆赛特小姐的办公桌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门口。他猛地一下把门拽开，使那扇门冲着我的脸打了过来。弗罗姆赛特小姐看到这些显得非常开心，我想我在她那双眼睛中看到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第二章

这是一间典型的私人办公室，窄长的房间阴暗而寂静，屋里装着空调机。窗户是关着的，灰色的百叶窗半合着，把七月的阳光挡在了外面。同样颜色的窗帘和地毯使色调保持了一致。在房间的一角儿，有一个大大的黑白颜色的保险柜，以及一排和它十分相称的矮矮的文件柜。墙上挂着一位老人的巨大的着色相片。他有着一个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子，连鬓胡子；衣领是固定着的，在衣领上面露出的喉结看起来比别人的下巴还坚硬。这幅相片下面的牌子上写着：马修·吉尔雷恩先生，1860～1934。

戴雷斯·金斯利轻快地走到一张大约价值八百元的大班桌后面，在一张高背皮椅上坐了下来。他从一个用黄铜和桃花心木做的盒子里，给自己取了一支雪茄烟，把头剪断后用桌子上的一只硕大的铜制打火机将它点燃。他慢慢地做着这些动作，也不管我急不急。等这一切完成后，他靠在椅背上吐了几口烟，说道：“我是个生意



人，不爱兜圈子。你的名片上说你是个持照的侦探，你用什么来向我证明这一点？”

我把钱包拿了出来，把证件递给他。他看过之后隔着桌子把它们丢给了我，那个夹着我的执照影印件的透明塑料夹子掉在了地上，他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歉意。

“我不认识马基。”他说，“我认识彼得森警长。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做件事儿，看来你就是那个人了。”

“马基在警察局好莱坞分局工作。”我说，“您可以调查。”

“这不需要。我想你可能行，可是别跟我要心眼儿。记住，我用一个人，他就要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要完全按照我的吩咐行事，不许多嘴。否则的话，就马上给我走路，明白了吗？希望我对你来说不太难相处。”

“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留着以后再谈呢？”我说。

他皱皱了眉毛，厉声说道：“你想要多少钱？”

“一天二十五块，开销另算，再加上每英里八分钱的油钱。”

“开玩笑。”他说，“这太过分了。全算一块儿，我每天给你十五块钱，这足够了。我会合理地按照市价付给你油钱。可是，不许你开着车去兜风。”

我吐了一口香烟，用手把烟雾驱散开来，什么话也没说。他见我不说话，似乎有些诧异。

他隔着桌子往我面前凑了凑，用他手里的雪茄烟点着我，“我现在还没有正式雇佣你呢。”他说，“可是，如果我一旦雇佣了你，这件工作是要绝对保密的，不许和

你那些警察朋友们讲，懂了吗？”

“你究竟想让我做什么，金斯利先生？”

“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什么活都接的吗？”

“并不是所有的，我只干那些比较正经的活儿。”

他的两眼直视着我，咬着牙，那双灰色的眼睛让人根本无法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我不接离婚的活儿。”我说，“对首次合作的客户，我还需要先收一百块钱的定金。”

“好啦，好啦。”他说话的声音突然缓和了下来。

“好啦，好啦。”

“至于你对我来说是不是太难相处……”我说，“大多数客户一开始不是对着我哭哭啼啼，就是给我一个下马威，以便向我说明是他们说了算。但是，到最后，他们大多都很通情达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好，好。”他继续盯着我，用同样缓和的语调说，“你有很多客户没能活下来吗？”

“只要他们对我开诚布公就不会。”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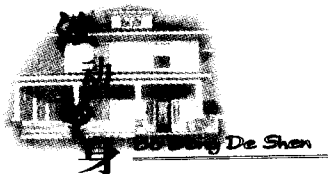
“抽支雪茄吧！”他说。

我拿了一支雪茄，放进了我的口袋里。

“我想让你找到我的妻子。”他说，“她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这没问题。”我说，“我会找到你的妻子的。”

他两只手不停地敲打着桌子，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想你会办到的。”他说。然后，他笑了起来，



说，“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听到别人这样对我说话了。”

我没说话。

“他妈的。”他说，“我喜欢你这样，非常喜欢。”他用一只手捋了捋他那厚厚的黑发。“她走了整整一个月了。”他说，“她是从我们在山里面的一幢小别墅走掉的，就在狮峰附近。你知道在哪儿吧？”

我说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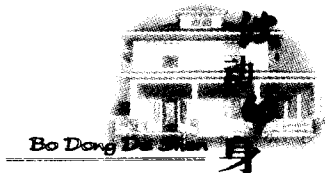
“我们那幢小别墅距附近的村镇有三英里。”他说，“那地方的一部分是在一条私人道路上，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湖边，那湖叫小鹿湖。为了改善一下那儿的环境，我们三个人合伙修了一个水坝，我和另外两个人共同拥有那个地方。地盘很大，但没有开发好。当然，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人去开发。我的两个朋友都有房子在那儿，我当然也有一幢小房子。另外，有一个叫比尔·切斯的人和他的老婆免费住在另一幢房子里，照看着那个地方。他是个靠抚恤金生活的残疾军人。那儿的情况就是这些了。我太太五月中旬去了那里，中间有两个周末回来过。她本来应该在六月十二日回来参加一个聚会，可是她没有出现。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对此你做了些什么吗？”我问他。

“没有，什么也没做。我甚至还没有到那里去过。”他停下来，等着我向他提问。

我说：“为什么？”

他向后挪了挪椅子，打开了一个锁着的抽屉，从里面



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递给了我。我把那张纸打开，那是一份电报稿，七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十九分从艾尔·巴索发出的。收报人是：贝佛利山卡森街 965 号的戴雷斯·金斯利。电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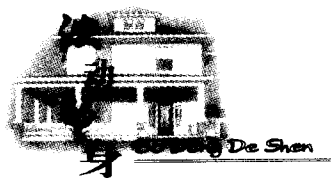
去墨西哥离婚。将同克里斯结婚。祝你好运。再见。

克莱斯特尔

我把电报稿放在桌子上，他又递给我一张上了光的大而清晰的照片。上面是一对男女一起坐在沙滩的一把太阳伞下。男人穿着短裤，女人穿着看上去很暴露的白鲨鱼皮游泳衣。她是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年纪轻轻、相貌姣好，笑容满面。而那个男人是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英俊的小伙子。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修长的双腿，一头光滑的黑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那样子像是个标准的六英尺高的专门破坏别人婚姻的那种家伙。他那双有力的手臂似乎生来就是用来搂女人的。此人所有的聪明劲儿一览无余地显现在了他那张脸上。此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副墨镜冲着镜头老到地微笑着。

“那是克莱斯特尔。”金斯利说，“旁边那个男的就是克里斯·拉佛利。他们俩想好就让他们好去吧。见他们的鬼去吧。”

我把那张照片放在那份电报上面。“好吧，这里面有什么不大对劲的地方吗？”我问。



“那边没有电话。”他说，“她要回来做的那件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我收到这份电报之后也没当回事儿。说实话，这份电报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克莱斯特尔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冷淡好多年了，她有她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她自己有很多钱，她从一个家族产业里每年能拿两万块。这份产业在得州拥有很值钱的油田租约。她常在外面鬼混，我知道拉佛利就是她的情夫之一。可当我听说她真的要嫁给他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因为这家伙除了整天追逐女人之外，别的事什么也不做。这么看起来，整件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是不是？”

“那后来呢？”

“两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圣·伯那迪诺的普莱斯考特饭店找到我说，有一辆派克·克利伯牌轿车停在他们的车库没人认领，注册的车主是克莱斯特尔·格雷森·金斯利，地址是我的。他们问我该怎么办，我让他们把车子就留在那儿，并寄了张支票给他们。这件事儿也说明不了什么，如果他们是开车去的话，他们也可能开的是拉佛利的车子。但是就在前天，我却在这拐角儿的健身俱乐部遇到了拉佛利。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克莱斯特尔在哪里。”

金斯利瞥了我一眼，从桌上拿起了一个瓶子和两只深色的玻璃杯。他倒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推到了我的面前，把他自己手里的那杯酒冲着光亮举着，慢慢地说：



“拉佛利说他根本没跟她一起走，并且已经有两个月没见到她了。这期间也从来没和她有过任何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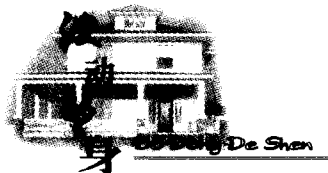
我说：“你相信他的话吗？”

他点了点头，皱着眉头喝下他手中那杯酒，把杯子推到一边。我尝了一口我那杯酒，是苏格兰威士忌，并不是什么太好的酒。

“我可能不该相信他。”金斯利说，“但这次我信他。并不是因为这家伙值得信任，完全不是。主要是因为他那种喜欢勾引朋友的老婆，并且还拿来吹牛的下贱的狗崽子。我觉得他会先讨好我，跟我套近乎，然后突然把我老婆拐跑，好让我一栽到底。我了解这帮色狼，对他的所作所为太清楚了。他曾经在我们这里做过推销，总是出事儿。他从不放过那些办公室的小姐们，况且，还有这份从艾尔·巴索来的电报，我已经告诉了他这份电报的事儿，他还有什么必要撒谎呢？”

“也许是她把他给甩了。”我说，“真是那样，就会伤害到他的致命处——他那自诩天下第一情圣的自尊。”

金斯利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但并不明显。他摇了摇头说：“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的话。要是我错了，你得想办法证明这一点。这是我需要你的部分原因。可是，还有一个让我十分担忧的地方。我有份很好的工作，但也不过是受雇于人罢了！因此，不能有任何影响到我的声誉的事情发生，如果我太太被警察盯上了的话，我就立刻得卷铺盖滚蛋。”



“警察……”

“在我太太的日常活动中，”金斯利冷冷地说，“她偶尔也会顺便在百货商店偷点儿东西。我想这不过是她多喝了几杯之后的某种下意识的举动。可是，每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都得到商店的经理部去应付那种颇为尴尬的局面。好在到目前为止，我总算是还能不让他们把事情闹到法庭去。可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陌生的城市……”他扬起双手重重地拍打了一下桌面——“那么，她有可能会被关进监狱的。不是吗？”

“他们留下过她的指纹吗？”

“没有，她从没有被逮捕过。”他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在一些大的百货商店，他们会留下你的指纹作为不起诉的条件。这个办法会使那些初犯感到害怕，还会使他们的保安系统给那些有偷窃癖好的人留下档案。当相同的指纹累积到一定次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你送进监狱。”

“据我所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说。

“这个……我想，我们目前几乎用不着从偷东西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说，“如果她被抓起来，她会被搜查的，即使她在警察局逮捕记录上用了假名字，他们还是可能想办法找到你的。此外，当她发现自己进了监狱，她会想方设法求救的。”我用手指弹了弹那张白底蓝格的电报单。“况且这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如果你所怀疑的那件事儿，真的在那段时间发生了的话，案子到现在也该